

歸震川先生全集

和 16
198
9



新
198
卷 9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

墓誌銘

趙汝淵墓誌銘

宋熙陵九王子其八為周恭肅王元儼恭肅王生定

王允良定王生安康郡王宗絳安康郡王生南陽侯

仲鑛南陽侯生處州兵馬鈐轄士翮士翮始遷嚴陵

士翮生保義郎不玷又自嚴陵徙浦江不玷生三觀

使武經郎善近善近生武翼郎汝俚汝俚生崇僖自

定王以後至崇僖始失其官為士庶崇僖生必俊必

俊生良仁始自浦江徙吳淞長洲之金莊也良仁生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

友端友端生季永季永生同芳同芳生嘏嘏生四子
濂潛深濱潛者汝淵諱也汝淵於兄弟次在二授室
於崑山真義里朱氏汝淵年六十有六卒嘉靖四十
二年十二月某日朱孺人年五十五卒嘉靖三十八
年正月某日生子男一人世貞孫男四人和平和順
和德皆天最後生和敬孫女一人其葬以隆慶二年
十二月某日墓在長洲之某鄉宋自青城之難王子
三千餘人盡爲北俘其散處四方僅僅有存者若周
王之後以詩書世其家故譜系頗可攷其在長洲同
魯其賢者也同魯於汝淵爲再從父汝淵夫婦孝敬
脩士人之行世貞方將以進士起其家世貞於予先
妻魏氏內外兄弟也故屬予銘銘曰
宋失維城宗淪于朔哀哉重昏鼎折覆餗不仁之殃
迨其九族存者子遺逃竄而延惟恭肅王當世稱賢
宜其孫子百葉以傳宜君宜王今爲士庶亦脩于家
魚菽以祭曷以銘之不媿其世

金君守齋墓誌銘

余少聞嘉定之漳浦有君子曰沐齋先生未及見而
先生早世後識其子于魏恭簡公之門及居安亭安
亭去漳浦十里與賢者之居相近其芬馨若將可挹

而先生之從子太學生喬從余遊得時時語其家事
喬父守齋君于是葬有日來請銘按狀金氏自縣之
南翔徙漳浦五世而至處士諱鑑鑑生蒞蒞生三子
長諱洲是爲沐齋先生其仲諱瀚卽君也金氏耕漳
浦十七世世益大而沐齋先生遂邁志爲儒者與海
內諸名士廣東湛甘泉浙右蔡我齋山東王純甫江
西夏敦夫及恭簡公游君爲力田治生以資其宦學
先生舉進士調永康令尋改國子助教復爲高邑令
所至清廉無絲毫取于民衣服器用君悉從其家送
至官所自永康入覲唯須知冊役官夫四人事畢所
存冊笥架亦還其縣其在京師終日杜門一書不予
人平生食無兼味或曰先生非有待于其弟者也人
以是兩賢之君與兄少同學其師欲答君兄卽悲泣
師每爲之止其爲兄所愛如此父可田翁性嚴有所
不樂君卽長跪終日雖風雪僵凍不敢移膝翁晚年
有所愛庶子君卽自構別業于祖居之北千金之產
甘于遜讓或疑其不能無憾而君懽如也初子喬未
生卽以沐齋先生之季子爲嗣名之曰岳撫愛如己
子而岳亦不知其非君出也居常對人語其感兄之
德稱兄之賢至不容口世道淪斲爲善者兢兢懼不

能免况先生之卓行君不惟不艱阻之又成遂之可不謂之賢矣乎君春秋六十有三以嘉靖三十七年五月六日終夫人顏氏二子卽岳喬孫六人應鵬應龍應鷺應元應麟七郎孫女一其後七年葬于漳浦西之新阡爲嘉靖三十四年三月一日云銘曰均爲同氣孰嚙冰雪以居耶孰混汙萊以墜耶孰于于以閒安耶孰斷斷以疲瘁耶孰波馳以啜其精耶孰坎止以食其糲耶孰將百年之計耶孰將千古之慮耶吾不能知知是墳者先生之弟耶

王邦獻墓誌銘

王君以嘉靖三十三年八月四日卒享年六十有八其明年十二月七日權厝於度城之先塋而以某年月日葬予與王氏有姻好其孤繼忠又予友也來請銘予辭不獲乃序而銘之序曰君姓王氏諱塘字邦獻其先居崑山之澱山湖二百餘年矣有壽峯者元季兵亂播流六合吳平之後復返其居壽峯生福福生子昭子昭生安安生獻獻生鄉進士鑑鑑生漳君之考也初進士君拓落有大志生平以經世自許嘗大書忠孝二字於堂壁故王氏忠孝堂鄉里至今傳稱之進士君一上春官以病卒於京邸君弱冠補博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一
四
士弟子已自感慨思繼其祖之志正德嘉靖之間東
南之民困於糧役蹙耗盡矣自儒者皆躬自執役君
一任其僮奴至於不自給終不以廢學凡六試於南
都而卒不第君少有筋骨之疾晚而加劇年且六十
矣從諸生謁御史躄躄行也衆庭拜獨伏地不起御
史使兩生挾以行然其氣不爲衰止久之而後謝去
則時時視其祖壁間書泫然流涕嗚呼上之所欲求
於下者忠孝而已而未必得也下之所欲事於上者
忠孝而已而未必遇也王氏在沮澤之間父子祖孫
以此相命至於白首不遂閭閻以沒世可悲也已君

爲人仁恕多所施予人或負之而不以爲懟其形病
而貌甚和予與之處可謂有意乎其爲人者也君母
沈氏城武知縣存之女娶任氏無子同母弟杲生二
子繼忠繼孝君撫教之如一而以繼忠爲嗣繼忠娶
張氏生二孫文昌文光初進士君用詩舉君治易而
二子今以春秋爲博士弟子銘曰
世儒生今其興
世儒生今其興

李惟善墓誌銘

李瀚以嘉靖二十九年月日葬其父李君先期爲狀

來請銘曰君姓李氏諱元字惟善高祖諱保曾祖諱
虎祖諱宗父諱英縣學生母袁氏君以嘉靖二十七
年十一月十三日卒年六十有九配張氏子男三澈
瀚鴻澈鵬皆前死瀚縣學生孫男二一鵬一鸞女一
適宣應楫縣學生曾孫男一紹先李氏世居嘉定守
信鄉君以贅故居新涇涇四十年前爲荒野今起爲
市商賈奏焉瀚卜葬去其屠若干步望張墓狀如是
余昔嘗志張翁言翁淳樸無世俗機得婿李君任家
督日飲醇酒無所問李君之才能豐其業而抱張氏
族子潮爲己子己生三子皆姓張氏而鴻復爲潮子

聚是二姓懽無間嫌及翁年老乃以潮後張氏而歸
其三子之姓其始潮在諸子列也今謂爲舅涇以涇
濁湜湜其泚李君之謂矣春秋樂道人之善是宜書
之不一而足銘曰

吳淞東流練水出岸眩大海沃赤日土岡陁靡聚千
室樹成吉貝雜黍稷有美丈夫從孟姑新涇之原生
攸宅考終卜藏惟墨食左爲翁阡森鬱鬱兩邱相望
無媿色載詞于石永不泐

張克明墓誌銘

嘉定張君卒於嘉靖十九年月日年七十有九初娶

孔氏卒於弘治某年月日年若干再娶秦氏率先君
一年年七十有八葬于其居之新涇嘉靖二十年月
日孔孺人先葬在倪家浜遷以耐君諱杲字克明爲
人剛直無他賜遇所不可憤發怒已則懽然鄉人爭
來決曲直至有所笞擊而能不怨日飲酒微醺輒睡
去了不以世事爲意也兩孺人皆有婦道君少孤貧
常賴孔氏力生以自給而秦氏恂恂無所忤與君齊
年而俱享眉壽人以爲難然竟無子而孔孺人生一
女贅李元爲壻元始壯能應家君一以委之遂至于
豐殖而君之弟某有子曰潮李元抱以爲己子元又

自生子曰澈曰瀚曰鴻皆姪張氏君既卒瀚流涕喟
然曰春秋書莒人滅鄆爲此也吾爲儒者不可以不
正于是言於元卒以潮爲後而自別爲李氏瀚始呼
潮兄也今謂爲舅吾聞張氏之厚也字其壻如子教
其外孫如孫而李元之愛潮猶子也至瀚裁之以禮
可謂變而得其中矣銘曰
有女以養有壻以幹蠱有後以紹厥宗有女之子以
匡其禮吁嗟乎張君其有子

陳君厚卿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玆字厚卿世居嘉定之黃浦東海上父

諱廉字汝界寶源局大使生君兄弟四人而君最少
母黃氏先亡而父亦已老矣同縣馬梁其妻李氏陳
之出也意憐之抱以爲己子然馬翁自有子而君娶
張氏生一子殤嘆曰翁吾父也必得翁孫以爲子會
馬翁子婦有娠張孺人日候伺之乃生女曰吾德翁
卽男也當子之無用女也婦又有娠生男孺人寢處
馬氏室中男生彌月卽負以歸夫婦愛之甚冬月嘗
以身藉之不令著蓆臥比就外傅僮奴悉遣隨而身
自枯槁張孺人爲人嚴毅其子行步稍斜必呼訓飭
之日督書課而君性寬常口兒富貴有命不當瑣瑣
喋聒令人不自怡然孺人中情深愛每出一二里所
未嘗不垂涕也君平生好義先世遺產悉讓其兄盡
復調給之外父母老而貧養之終身又撫育其孤孫
二人人有持官銀百兩聞縣呼名亟去遺旅舍中君
後至獨留守俟其人還而付之爲人乞貸已而負之
君爲代償其後有求復與之終不言前負也初君以
產讓其兄後馬氏有分復不受自黃浦轉徙南翔已
又耕新涇之上新涇近海會颶風作海水流漂嘉定
東門外彌望波濤無際君自南翔行至新涇不識徑
術忽浮忽沉遂病數年且死呼其子索筆書曰負某

人物若干又負某若干吾死汝必償之他人有負君者不言也取歷日指曰某日吾當去命奠告於先至日整衣而逝嘉靖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也年六十有三張孺人後君十有四年而卒實嘉靖三十九年十月初九日年七十有五卒之日語其子曰昔汝父之亡某人嘗侮汝然此人汝父故所善也勿記其過又曰汝無忘馬氏所生我死當益厚事之蓋君夫婦之賢如此非其子思爇來乞銘予亦無由知焉以此知世未嘗無卓行如古人者獨其汨沒於閭里而不暴見於世也學者皆言爲後必同宗然吾以爲聖人之制不獨任其天而已而有人爲輔相之功所以爲相生養也慈母如母禮經畧著其文而古書亡不能盡見可類推也若陳君之事何其厚也思爇生以此事之死以此葬之而祭之可矣余爲銘成思爇之爲子也君始厝於新涇今卜兆於縣東南依仁鄉之蘆涇而以孺人祔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也銘曰

厥德孔厚而縻孕字天若靳之人以力致白鴟眸子一氣相視旣慈旣孝有誠無貳亦旣有子以視其隧天實報之庶固不墜

陸子誠墓誌銘

君姓陸氏諱意字子誠居太倉州之東鄉贈文林郎
塾之子嚴郡推官愚之弟娶龔氏龔氏居崑山之廟
涇孺人山東布政使理之曾孫武岡知州震之子武
岡有三女長適兵部右侍郎王公倬之子都事愔次
適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之孫夢泗其季不出適武
岡以聘君而授館焉陸氏世望族故與諸家多有連
而武岡初倬聞之漳郡携子壻以行及改調還而君
感南中瘴癘至家而卒時正德九年九月九日也年
二十有三而孺人復從武岡之治所居長沙零陵之
間數年武岡沒而後孺人以其子歸陸氏蓋去君之
世四十一年而後卒時嘉靖三十三年月日也年六
十有九于是其子明謨傷先人之早世而母寡居鞠
養教誨之勤將合葬于太倉州花浦長涇之東源而
思岡其不朽明謨少不能識君之遺事詹事府主簿
王君世德君甥也爲之狀而王君時亦少弟言聞君
之昆季皆稱之爲陸氏之才子弟云爾至述其從母
爲人慷慨好施予平生屹屹無女子態可以爲賢矣
予之從祖母與武岡君同祖而諸姑多嫁東鄉故能
知兩家族姓之所自明謨旣壯嘗慨古人風節尤喜

吟詩而詹事家方貴盛以清銜守南京故府一日掛冠洪武門而歸其中必有過人者予以其言可徵信焉故爲之銘銘曰
適爲夫婦不永其終四十一年言歸其封一世之違千歲之同

王君時舉墓誌銘

君姓王氏初名翺後更諱羽字時舉世居海上而以醫名家少讀書論必求其解不解不肯已有能者輒就問之以故治人疾多愈然不自以爲功或譽之輒言吾所以爲術乃神農黃帝之傳神聖之道顧非盡讀天下書通于天地之化以參合于人不可以爲今所爲者乃徒剽取億出以幸中者也及人有酬謝與否未嘗望之性誠篤方嚴終身不近非禮之色居里中恆見憚往往諸少年相羣聚戲藝君至皆走匿曰朱文公來矣一日出門見童子泣于道問之曰朝入市失所持物恐歸而見其直幾何與之代償已而童子挾所償來還曰朝所失已得之矣君亦遂不受童子泣謝而去嘗自恨不讀書見儒生文士必悚然却立意其中莫測也其愛慕如此初君之世父弟翹始數歲世父將死呼君屬曰儒學難爲不如授以

汝術易了令可爲生而已君後不用其言教之儒期年翹以選爲郡博士弟子員雖不遇然以文藝稱于士林君卒于嘉靖三十四年某月日享年六十有二娶嚴氏生子男女皆五人男用賓用卿用才用享用文女嫁某某孫男女幾人而右之昆弟亦五人翔翀翎皆弟也翔無子以用享爲後于是翹來請銘曰兄字吾如子衣食教訓之四十年翹無以報兄歿時會倭犯嘉定又大疫兄日未出卽出診視人疫侵染以死圍城中而翹方走西南湖上至死不相聞以是爲終身痛蓋來請銘三年矣銘曰

世載虛華本實爲泥海瀕惟仲士風亦澆尚有古人抱術以槁吁嗟孝友有墳其高

蔣原獻墓誌銘

君諱杲字原獻宋尚書禮部侍郎堂之後其先宜興人禮部知蘇州徙家焉因世居長洲之鄧巷里曾祖達卿祖諱集父諱淮而君之配馬孺人亦長洲之望族家在甫里君不幸早世旣葬矣其後十有八年而馬孺人卒又十有三年祔于其夫之兆禮也其子煉來請銘曰煉也少先人之葬事不備無以列諸幽今獲葬吾母嘗所聞于吾母及先人之游者得其一二

先人養其二親晨夕之饋不以涸諸兄弟官有浚河之役族貧者爲之代出力諸所行事洽于閭門而及于鄉人坦懷待物尤爲人所敬愛而吾母寡居十有八年代吾先人上事父母下撫諸幼吾先人爲不亡也皆不可以無誌煉又以其家所得當代名公表志數十若陳劉二祭酒徐武功伯李文正公吳文定公論次君之先世往往孝友及文學發科或爲循吏而其居鄉者大率長厚能以愛利及人卹人之急如恐不及賑貸或至千石其疾病也鄉人禱于神以千計歿而哭其喪相屬于道蓋數世如出一轍而文定公論之以爲意豈有爵位在上其勢足以安養乎民而得此耶彼爲一郡一邑有愧是多矣蓋蔣氏之行誼著于鄉里者如此考其世自洪熙至于弘治六七十年間適國家休明之運天下承平累世熙洽鄉邑之老安其里居富厚生殖以醇德惠利庇蔭一方者往往而是蔣氏乃其著者至于君之世有可慨者矣然觀煉之所稱述其行事猶有先世之遺風焉君卒于嘉靖元年月日年若干葬以某年月日孺人卒于嘉靖十八年某月日年六十九葬以嘉靖三十二年某月日墓在王巷先塋之次子男三炎煉燮女三孫男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一
五炎已先卒故葬與請銘者煉也銘曰
青邱之旁吳淞之汭爰有君子克昌其裔不嗇其施
民之攸暨鄉人父兄笑語洩洩朋酒斯饗樂我豐歲
於惟帝力伊誰之致年往化徂日月其逝我銘斯藏
思爾之世

潘用中墓誌銘

君姓潘氏諱乾字川中嘉定人祖諱煦繇冷城遷東
練祁之滄所謂羅店者有生產畜聚考諱廉以無訾
省傾其貲及君之世靡遺焉君年尚少遭父喪羸然
臥苦由中責逋滿門左支右吾恬不爲驚事以辦飭
由是三十餘年清刻自將掇拾奇羨今年作寢明年
作堂又明年治田廬期于恢大其業不促速爲之羅
店嘉定巨鎮商賈之湊人多機利君存心忠恕恆以
牟漁暴積爲戒人亦不見其乏卒又饒給云君爲人
溫良隱默外內皆稱爲誠長者初爲縣學弟子員及
其子士英亦爲弟子員父子相隨之學宮久之君竟
謝去士英嘗病君抱持哺飲食夜渴以津嗽之愛之
如此也君患風痺猶營家事士英請少息君曰恐汝
廢學吾生一日爲汝治家一日也如是五六年以至
于卒士英在學每御史至試之嘗爲首選而未第然

士英不戚戚而以及古人為恥從師問學嘗出百里之外因是可以知君之志意矣君卒于嘉靖十九年六月十有二日春秋五十有六明年十二月初九日葬于脚襪涇之原配沈氏男士英士賢女三人嫁某某孫男二人予辱與士英游為之銘銘曰
與乎不自繇其居畜也泊乎若無求其干祿也敷澤其由賁厥木也安于此邱惟君之穀也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一

洞庭後學翁澍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墓誌銘

陳處士妻王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王氏陳處士諱可樂之妻父諱士高以歲貢入太學三娶無子元配某氏生女子子一人故處士受室成禮於王氏之廟太學君落魄不事生業家徒壁立獨喜飲酒孺人治女紅以資其費即賓至酒醴羞膳無不得所欲太學君卒乃歸於陳未幾處士病瘵生一子周歲矣且死顧謂孺人曰伯兄無子可以兒與之孺人曰養老字孤吾事也因泣下截髮以自

晉時庚午之歲大侵道殣相望孺人抱一歲兒哭其夫且汲飪以承迎二親甚艱難也卒以孝養終二親之世而喪葬之命其子事其兄公如夫之教內外相依倚爲命以迄於有成居無一畝之宮在闕閭中人罕見其面尼媪往來富貴家與婦人交雜膜嘖尤數從寡婦人遊孺人一切謝絕之晚年目矐眈朦朦然甚不自得醫至却之曰吾手不能與人診視也蓋年二十四而喪處士六十有二而卒時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也於是嫠居幾四十年矣初處士之曾祖諱翊中乙榜進士授膠州學正歷應山王府教授嘗爲會試同考官崑山之士以易學登第自應山君始家世讀書清貧節行可慕尚也孺人子一人唐縣學生孫二人王道縣學生次王政葬以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在白馬涇隨字圩之新塋其辭曰

兩儀奠位自初有民陰陽會合男女貞行聖人因之秩爲典常法則天地垂象咸恆王道陵遲關雎刺興鄭衛靡靡禮俗以傾會齊於禘天宇晦暝孰知千載是心猶明懿矣淑婉居然性靈爭芬昧谷競節高冥有赫管彤於昭汗青子政作傳元凱翼經無微不顯

靡幽不呈鐫辭於石以紹前人

太學生陳君妻郭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郭氏長洲人封鴻臚寺丞諱某之曾孫處士諱某之孫太學生諱受益之子歸陳氏工部都水司郎中諱天貴之子婦太學生大雅之妻也年四十有四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卒太學君爲治葬事遣其子良謨來請銘初孺人始歸陳氏太學日遊庠舍不能治生產幾無以自贍孺人父母家在吳淞江上田肥美歲多收爲捐嫁時衣被財物買田廬每歲之冬卽往收穫苦寒迨春而面嘗皸瘃凡賓祭補紉餽饗一任其勞苦時節縮而用其仞織麗之服珍華之飾屏去不御親黨有邀爲宴會者曰飲酒非婦人事輒謝之辛勤二十餘年家用可以給而夫君以年貲貢入太學滿次謁選當爲州縣官不日有祿養而教育其子爲進士業亦旣有成矣一旦構危疾自知其不起爲其子女從容敘述生平言始爲婦以至于于今其勤勞如此若操舟渡江舟中之人僅已登岸而操舟者沒焉因唏噓不自已家人度爲櫬須若干直孺人聞之卽曰吾不須此木當若干直可也又曰吾生自謂盡瘁於爾家然不欲費但得片石求能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一
三
文者誌吾墓足矣予聞而傷之孺人以女子有志於
名後世夫豈爲區區之名卽其平生之志有不容沒
沒者予讀谷風之詩蓋夫婦之變也其稱所以爲其
夫者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
有何無黽勉求之至於盲畜以御冬甚微細者亦自
言之亶亶不厭千載而下可以見爲人婦者之心也
其亦可悲也已孺人生子男二人良謨長洲縣學生
良策尚幼女子一人適李春陽吳縣學生孫男女二
人其葬在武邱鄉卒之明年正月二十四日也銘曰
郭世巨族居差方里大臚地封亦以貴起來嬪陳宗
實相厥美致其畜藏勤茲自喜悲彼褊衣不能爲婢
一世之志迫于短晷不承其享貽後之祉

顧孺人墓誌銘

嘉靖二十七年沈君子善喪其配顧孺人又明年舉
進士官鄱陽孺人尚在殯尋以中憲之喪還家明年
治葬事以孺人祔於崑山縣橫塘祖塋之次寔三十
二年某月日也子善先期來請銘其子堯俞從子遊
每念其母輒流涕曰吾母賢非夫子其誰宜銘嗟夫
富貴壽夭非所以論賢者而賢者之志不在於此然
世恆以是爲幸不幸相與爲悲喜亦夫人之情哉沈

氏世以詩書名家中憲此美前武三爲二千石而孺人之考給事兄弟起海上一時同官黃門並貴顯矣孺人託於兩家得子善以爲之婿孰不爲喜然孺人未及笄屬給事捐館舍哭泣悲哀幾不能以生後每追慕顧念有終身之悲而子善爲諸生悒悒不得意孺人與共勞苦有雞鳴警戒之志及遊兩京太學遂魁畿甸多士又再試不利比及第孺人幾及見之而先以死蓋富貴壽歿之數雖父子夫婦不能相及者此其所以可悲也孺人生而敏慧數歲爲給事製小冠給事喜爲冠以出見客常以格言教訓孺人輒能記其後每稱以勗其子爲人凝重在父母側不問不言或竟日無一言雖中憲嚴憚之君所交遊以文字學業相過從卽喜具食飲令盡懽苟非其人雖杯茗不時至也見其子夜讀書輒紡績與共燈火用勸率之事祖姑太宜人尤孝敬中憲之官太宜人老不能行嘗謂中憲有賢孫婦卽汝而汝目在吾眼前矣其賢如此蓋子善宦學之助爲多焉給事諱濟官刑科給事中中憲諱大楠官至惠州府知府子善名紹慶今爲鄱陽縣知縣孺人生于正德四年七月十四日得年四十男子子二人堯俞堯典女子子二人婿王

炳衡王伯調後出女子子一人妾出男子子二人堯
欽堯文昔雍門子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爲之增款
嗚咽流涕不能自止子銘孺人蓋有傷心者銘曰
嗟夫人之婉好宜其壽考胡遽以歿其行獨而不祿
嗟夫造物者區區以此爲仇夫孰能知其由

潘府君室沈孺人墓誌銘

予少善潘士英子實子實自嘉定來崑山居馬鞍山
岩石之間予亦時過子實因獲拜潘府君氣貌方壯
盛也喜飲酒不屑事生產而沈孺人者清浦大族清
浦在縣東南海上黃浦之東蓋俗謂之江東沈氏云

孺人去膏澤攻勤苦以佐其家又以其餘力爲高樓
夏屋以居而子實得自恣游學嘉靖某年月日潘府
君卒其明年十二月葬于脚襪涇之原子嘗誌其墓
府君亡而孺人持門戶如其存時子實益復聚縣中
俊彥日與講肄其縣人往往取科名貴顯于朝或不
幸困路于時亦以道義爲鄉人所重皆子實之與也
人以是愈稱孺人之賢而幼子士賢亦力學爲諸生
會倭奴犯境子實家近海最先被兵遂奉孺人避居
予安亭舍中予家人皆得挹其慈範明年寇益深子
實去之澱山湖中孺人命舟益遠去之樵李入其郭

中澱山湖王氏子姻家也是時從儒人行者皆獲免不從孺人留者皆被害其倉卒明智如此兵後家悉燬子實稍卜新居始以不能具菽水養爲憂于是計偕留京師選授處之龍泉博士龍泉山縣學宮皆傾圯因留妻子侍養先之官除館舍歡迎孺人而孺人竟病卒蓋子實非苟仕者千里就微祿以爲親也而竟不能致居官一日之養豈不傷哉雖然使子實早取科名亦不肯趨時以爲大官雖爲大官亦必不藉此以爲親榮則今子實之所以事孺人者蓋無憾也子銘府君至是二十年銘孺人而予與子實亦已

老矣其又不能無感矣夫其辭曰

沈氏江東世名族黃門柱後兩賢擢儒人父肆玉安輔世稱孝子善慶渥府君諱乾用中字士賢二子續女適金詡徐應元張來之配先母孺孫男女七曾孫二允嗣蟄蟄繁祉福已未臘月日初五七十有六齡非促微文志墓襲前詞明歲除日禘夫麓

周子嘉室唐孺人墓誌銘

震澤東出爲淞江遶吳之境而南故吳地多以江名子嘉世居江南唐氏居江北皆崑山之鄰也相去三十里故孺人歸于子嘉時參知公已登進士子嘉以

兄故時諸生爲廉吏祿養不贍蒙國家恩澤得以安
其閭里無呼召之擾視先世雖以貲高甲中而數苦
徭賦今可以無事遂與孺人耕田常數畝孺人日
饁百餘人歲時伏臘賓親之費不使子壹有言而悉
自辦治而事二大人極孝養參知公宦游數千里外
有令兄弟又有賢婦得以無顧念孺人子舅中憲
公已病亟聞之亦喜初晏恭人卒孺人哭之哀又哭
中憲公而病尋卒子嘉痛之十七年而不葬曰不敢
薄吾妻也又曰始吾爲生之難今稍裕而吾妻不及
矣于是以某年月日葬于千墩浦奈字坪之新阡子
嘉名大賓男子子一人之榮女子子三人 迺某某
又男子子四人女一人繼趙出孫男子一人余與徐
韜仲皆子嘉之姑之子故請韜仲爲狀而余爲銘子
嘉謂皆外兄弟可信其賢不誣也銘曰
孰爲之昉不旣其養自我爲土或居其上其命也夫
今見子之長黍稷禋祀其永享之

方母張孺人墓誌銘

鄉進士方範循道之母張孺人卒將葬乞銘于予其
狀云張氏世居崑山之水墟村曾大父諱奎大父諱
佩父諱錦母潘氏父少習舉子業長爲郡從事不久

棄去所生女子五人皆聰明穎慧而吾母尤凝重貞淑頗習小學列女傳能了大義嘉靖初吾父以御史議大禮不合歸久之先妣封孀人范氏卒遂以禮聘焉先是范孀人方正賢淑動協矩矱人以為女丈夫吾母志操娟潔動止有則族黨內外咸謂有范孀人之風暮年生不肖先君乃悉以前所儲產歸伯兄而携吾母子構別室以居吾母念先君所留鮮薄懼弗給也治生織悉僅僅取足而恆宿儲甘旨為吾父徵姻合朋之需吾父得夷猶于江山綠野之間情閒意適者實吾母之助為多不肖方向學吾父謂吾母曰兒年少勿以他好奪志即遠大可期也庚戌之秋吾父奄忽見背吾母敬承父志咨于伯兄博訪名宿延之家塾餼幣饋遺必加豐腆早夜與有成立以慰先人于九原未踰年則訟役交侵吾母于是撫不肖泣曰汝父不欲以厚貽汝為今日而人情若此奈何所賴以自立者惟能讀父書耳即汝負先人之志吾亦何以生為也遂相與大慟不肖因悚惕痛勵備倭警家產蕩焚吾母復鬻簪珥為延師費不足則又稍捐成業以資之蓋自先君謝世今十五六年中經頓撼百出之苦惴惴焉不敢一日之寧惟是尊師教子

則愈久而愈切時從伯兄課試有不愜輒令長跪提以大杖吾母既忿不肖驚鈍又重憐之卽投杖號泣竟日每夜篝燈課讀而躬自辟纊雖隆冬泣寒戶外雨雪交作猶凄然相對不少假借歲甲子邁暝疾三年不能起丙寅疾益甚是冬值五袞之誕千姓姻戚衣冠萃止舉觴稱慶吾母爲力疾強起整衣登堂矣而委頓不能勝乃自嘆曰吾必死矣然自汝父見背遺汝中更多難吾撫之以至于今吾卽死不愧汝父于地下矣越明年正月某日終得壽五十有一子男一卽不肖範孫女一幼永字嗚呼他人之母母耳使

範無母其能一日自存也哉範今僅得成立能備一日之養而吾母已不能待矣此所以抱終天之恨也狀如是余交方氏三世矣侍御諱鳳與其兄奉常公諱鵬同舉進士有名時稱二方侍御性豪爽然于范孺人頗嚴憚之後與張孺人別居甚相愛舍其平生所爲業更自建立故循道稱其母之辛勤者如此其伯兄則長史築范孺人出也又所爲延塾師如吾友桐城趙中丞子舉秦進士光甫及海虞二陸皆相繼登科第而循道復中鄉舉將踵二父以起人稱孺人主中饋極奉師之禮故循道痛念其母異于他母良

然循道事孺人尤孝葬在縣治馬鞍山之陽故祖墓而爲別域實隆慶某年月日噫其可銘銘曰
懿矣慈母又有孝子卜從其先惟墨食遺後人社

張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張氏太學生陸子徵之妻武康令本枝之母世爲長洲人始尚醫張公與子徵父如隱公皆出贅居祥符里以故張公以女子子徵子徵名煥與其弟燦子潛兄弟皆有名吳中子潛進士高第入翰林爲給事中而子徵久不第子徵爲人博雅善著書好遊各山水意興所到獨自往來不執何家事家事一任

孺人孺人亦以爲治生織嗇非丈夫所宜與知也至於教子孺人亦躬自督責以故子徵得以遊閒而諸子學皆有成子潛給事中言事被謫都勻而其孺人又病死母胡夫人春秋高每念世仲子得罪朝廷竄萬里外孺人獨共養時以溫文慰解之胡夫人乃喜孺人初爲家甚織及本枝中鄉舉仲季二子並遊太學乃喟然嘆曰三子俱長吾今可以無事事矣遂爲之析生獨居一室日唯焚香禮佛又好觀北史遺文隋朝故事諸稗官小說家數爲諸子言之本枝迎養之官孺人一日下堂躓傷其左足而病病良瘳二

子迎歸爲壽尋以他病遂不起元年丁卯之二月某日也年八十有一子男三長卽本枝次培枝翹枝皆太學生女一適刑部主事查懋光孫男四某某女四曾孫男女四陸氏自家宰公最貴其族多著朝籍其後出子徵兄弟而本枝爲吏以循良稱其聞喪而還也吳興人惜之余與本枝同年又同官以是年之九月某日葬孺人於貞山故奉子徵之命來請銘銘曰陸於長洲厥世遠矣冢卿之興甚貴而比黃門績文爲時宗工太學博雅允宜其兄唯是名族宜有令母令母順順德音則有當其治生束之若急及有代人脫焉如釋來遊武康象服袞袞觀子循政式邁其歸順化委蛇八十一終勒詞元石以無窮

張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張氏曾祖璠祖錦父沂以貴雄海上孺人年十七歸沈君垣沈君自少不能治生遇有賦調輒轉徙避之孺人常樵髻單衣步從其夫至則與女奴共操作終不以父母家有所覬望沈君時大困意不能無懟孺人俛嘿而已母老且病兄出臚君梓在京師孺人日夕侍湯藥不去側母以是安之平生無疾病一日之後園右食指爲棘所傷血濡縷遂至大疾嘉

靖三十年十一月初一日也年五十有一殞殮不具
鴻臚君經紀其事葬之吳塘之源定以其年十二月
初八日子男二人大有大成女一人大有從予遊予
素知孺人之愛其子每告歸必問所習大有對之辨
析卽喜見于色吾妻沈之自出呼孺人爲嫂然年最
少孺人嘗在他所未嘗相見先五月吾妻死孺人獨
曰嗟乎賢者固不能久生於今世流浮累日子屏
居安亭江上十餘年矣自遭此痛回首平生惘惘無
可向人道者或譏以私喪踰禮而不知實有身世無
窮之悲聞孺人之言而爲之屢慟及是大有來請

銘思其言尤悲因序而銘之銘曰

嗟生之厚而數之蹇不伎不求君子之選生有令辭
是以銘于茲

陸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陸氏朱君良之妻封吉安府推官諱苓之子
婦父諱桂母王氏伯父諱松母朱氏實吉安之女弟
孺人少時伯父母無子養以爲己女欲爲朱氏重親
遂聘朱君爲贅婿久之致其橐于陸氏之族曰蕾者
曰女不可以爲嗣婿不可以爲丞嘗必欲爲後蕾也
宜遂歸于朱氏吉安爲諸生布衣糲食屢以自給及

長子舉進士選調吉安得推封及爲監察御史福建副使吉安始卒已又爲廣西廉使爲河南布政使而太夫人猶在堂孺人終始孝養雖其兄弟亦賴之年二十得寒疾自以終不能有子爲置他姬生三女子已又生三男子撫抱若一生平無紛華之好無夷鬼之惑於治生尤纖以此致饒給云嘉靖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卒得年五十九男邦教娶歸氏子從女也邦禮娶徐氏邦治未聘女適縣學生周履冰楊承芳張復祖以卒之年十一月壬寅權厝于祖塋而以某年月日葬履冰述孺人狀甚備予爲採次其辭而爲銘曰

三代詩書之所載女子之行非有怪特奇畸而在于仁孝勤儉而無忮忌之資雖今世固有之世人不察而不知有其知之視予銘詞

張太孺人墓誌銘

太孺人張氏故戶侯章君注之少室歸化令若虛宗實之母也章氏世海虞人若虛曾祖珪監察御史祖格大理寺卿御史四子皆登朝二季位至九列而大理最賢大理生注以貴爲某衛千戶始崑山之東鄙曰安亭有楊氏亦名族大理故與楊翁善遂以戶侯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一
四
贅于楊氏而楊女蚤亡楊翁曰女不幸吾不可以失
章甥遂爲章甥娶洪氏女如其女戶侯以此卒居楊
氏然無子以兄子繁爲後太孺人在諸姬中獨後生
子卽若虛也已而戶侯與洪孺人皆亡太孺人抱其
子日夜啼泣遂喪其明倚兄子爲後者而戶侯與兩
娶皆葬安亭矣若虛旣舉于鄉太孺人撫几遶而行
喜不自勝及爲歸化令不能之官其孫太學生衡已
能自主其家太孺人遂與其孫歸海虞比若虛之喪
自歸化還家人恐太孺人悲哀不以告竟太孺人死
猶以爲尚在歸化也又三年太孺人以嘉靖甲子五
月二十七日卒年八十有三初太孺人十五而歸戶
侯久未有娠他姬往往有娠不育太孺人又十五年
年三十始生若虛他姬豐氏新寡其父母欲嫁之豐
姬怒斷其髮哭曰奈何以女與人食其荼死又易之
荼獨貴如此乎竟不能奪太孺人其後遂迎豐姬與
共處兄子爲後者後倖永州先以單縣最當封永州
請移封其本生若虛方貢在春官意望其兄而永州
以若虛能自得之也及若虛久不第頗以爲慚已調
歸化曰吾父母不得單縣封當得歸化封矣然竟不
得云於是衡以隆慶元年三月初六日葬於虞山拂

水巖先塋之側若虛之葬在其北余與若虛同學又同舉若虛娶陸氏故王氏也與余妻爲姑姪故皆在安亭同居王氏者數年後離居矣不得視其母子喪以爲憾銘曰
命也爲姊又嫠而矜傳世紹業乃其功母之愛子望無窮石巉水落宰木叢猿哀虎嘯霜山空生兮不歸死來從

龔母秦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秦氏諱清父諱璿祖諱恭贈刑部員外郎其丈夫曰龔君河字順之順之父諱乾祖諱紘承事郎曾祖諱理山東左布政使門人私謚爲清惠先生者也孺人初歸時舅祖方伯公已歿舅以編戶長鄉賦正德庚午歲大祿縣官不爲徇貸盡責之長賦舅罄其產輸不足則盡室以逃孺人之旁舍追者至時方有娠天大暑閉密室中幾賜死順之常夜雨雪中行身被塗泥時就繫篋楚血漬衣孺人私取衣澣濯之不使其舅姑知順之時時出外獨黽勉事其二親撫教其兒孺人本儒家女其前世皆貴顯數更困阨能怡然安之晝夜紡織不怠性端肅雖老見男子常蔽弗伯兄元氏知縣雷修謹之士每敬歎之始龔氏自

宋殿中侍御史猗渡江南來過異人得枯杏枝教以樹之復生則止居焉殿中君至崑山峻儀村殖其樹果復生居六世而杏已大數十圍矣稍遷至十里所曰青墩又五世而方伯始顯故縣中稱龔氏之族最久及順之之世而青墩之故居始失之乃遷徙無常處嘉靖三十六年四月乙巳孺人竟卒于學宮之寓舍年七十二子二人邦衡邦伯女二人嫁王仁高岱孫男二人女二人曾孫男一人邦衡即孺人避旁舍所妊者也少有雋材爲縣學生以春秋教授鄉里縣人尤以孺人之不逮于祿養爲恨時殯于學宮欲速葬故以六月丁酉葬小虞浦之新塋銘曰

殿中南徙歷四百春峻儀之族始大青墩懿茲令母來嬪自秦有喬者木百歲爲薪生無處所歿有高墳勒銘幽石以俟後人

季母陶碩人墓誌銘

季母姓陶氏崑山某里人年二十一歸于同縣季君生子男三人鎬龍伯鉞女一人適杭成樂孫男四人曾孫男女二人年七十一而卒母少孤鞠於其嫂事嫂如母及在季氏撫其伯之孤如子家常乏以女工佐其費至於充裕母勤勞不休龍伯讀書爲博士弟

子員諸公貴人愛其材爭折節與交龍伯亦數數造請或頗誚之然龍伯以爲士負意氣立崖岸不可於人非通世之資終直行其意不顧其遊諸公間禮數往來必與之稱門外常有長者車客從季氏飲者日十數人費皆取于母母終不厭龍伯以此益自喜龍伯工於應主司之文雖更試不第人不謂龍伯拙而謂其必自奮故龍伯不以自沮而母歲歲以望去年秋母病而龍伯婦支氏有娠術者曰子凡之月以喜衝病有瘳乎母聞之悅屈指傾支氏曰是已及支氏乳而得病甚母驚悸撫膺曰吾婦賢孝婦死吾亦死頃之支氏卒母悲惋踰月亦卒噫可傷也已時嘉靖十八年三月己亥遂以是年十一月庚申葬於白馬涇之新阡龍伯請于銘銘曰

質之淑兮又修能也榮祿弗膺今年不待也育子之

閔兮命奚在也銘以藏之永不壞也

王母孫儒人墓誌銘

太湖東北復溢爲諸湖以十數其東爲澱山湖最鉅澱山湖東北折爲溪復小瀝爲度城潭蓋湖水之觀大矣水欲盡而復瀝其境無窮而益勝此吾吳之所以爲澤國而饒於水如是昔有隱德君子曰王復齋

先生與其子南陽先生居於潭上父子並磊落奇偉
人子之曾大父城武公雅善復齋先生故至今子孫
猶締婚媾之好子歲時一至其家多從中秋泛月湖
中或憩潭旁篁篠閒觀魚鳥之飛泳主人爲擷嘉樹
之實采芳桂之英淪茗清談指點山旁竹木之間二
先生飲酒博奕之處因登忠孝之堂爲之慨然而歎
息潭東北蓋王氏之世墓墓之迤南則南陽先生葬
於是三十年矣嘉靖二十有八年十月十三日其子
有親始奉孫孺人耐爲先期來請銘而自爲狀曰先
君諱懋德是爲南陽先生先母姓孫氏卽吾家度城
之近地磧礪人也外祖諱奎外曾祖諱源先祖諱某
是爲復齋先生舉進士試禮部未第而卒不及見吾
先君之婚娶也祖母凌孺人躬自督課遣入縣學爲
弟子員先母來未半載祖母卽付以家事祖母性嚴
厲鮮當其意先母能委曲將迎常得其懽心晚年邁
疾宛轉牀第幾及三載先母親調藥食扶持起居終
其身不倦中年得痰疾爲先君置妾楊氏生一女愛
之不異已出比先君病卒共處一室食則同几臥則
同衾楊氏亦奉事惟謹如女之事母此人家之所難
也自先君蚤世吾母在艱難疾病之中三十三年於

乎痛哉其狀云爾又曰先母八十吾兄弟爲壽辱吾子爲文序之吾子又誌吾從兄邦獻之墓知吾家者唯吾子且又能文茲不可以辭予乃銘曰

澗山之東度城之堧爰有王氏世居其間庭有古木堂有遺編積磧之孫雲樹其連來嬪夫子亦婉其賢中途背捐疾疚纏綿獨閱春秋八十三年終從厥居何後何先白水瀾瀾綠草芊芊我著斯銘積德之阡家其大昌子孫其延

朱母顧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顧氏世爲崑山人高祖諱人本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諱良祖諱恂贈官皆同考諱鼎臣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康孺人爲國子生朱君諱端禧字子求之妻子求祖諱拭雲南道監察御史考諱紱贈禮部左侍郎正德中文康公在翰林子求應例陞國子與孺人偕入京居文康公館會有詔國子生年未二十者令家食及年以來公意不忍子求行卜之留不吉卜行又不吉公頗疑之竟遣行亡何子求卒于家初子求有一男子子蚤殤至是獨有一女子子孺人撫孤事姑再

更三年喪哀禮具至已而女子子又亡子求同母弟
諱隆禧禮部左侍郎贈其考者也先是以其仲子世
揚爲孺人子女亡而世揚又穉乃携入京從文康公
居時文康公已爲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公尤憐
之曰吾女女而不婦蓋喜其嘗在側也公日向親用
累遷遂入殿閣上遣中使至家恩賜稠疊公拜受
必呼夫人與女至觀視嗟歎蓋榮天子之賜且以
慰藉寡女云夫人凝重有德孺人絕類其母常代夫
人居中饋家人罕見其言笑向夕屏居一室獨與所
携兒對燈火黯然淚下竟文康公世凡八年公薨隨
喪還遂老于朱氏卒時年六十有七嘉靖四十年二
月七日也子男卽世揚初禮侍有長子後亡以世揚
少育于嫂不忍奪其母子之愛卒定爲其兄後男子
孫一人鶴年女子孫三人以其年十有二月十七日
祔子求之兆在縣城馬鞍山之陽裏拱字圩之先塋
文康公及第三十年間家無死喪哭泣獨其女蚤寡
福蓋未能全也余嘗論之以爲孺人當艷陽桃李之
時獨秉霜雪之操不媿稱宰相家女云銘曰
夫旣弱喪又折其萌父耶母耶不救其傷其命也耶
抱空依亡懷哺其嬰子耶孫耶世有宗祊其非命也

耶是爲銘

沈引仁妻周氏墓誌銘

孺人姓周氏崑山人嫁同縣沈引仁爲妻生子男三人友恭孝引仁亡二十三年矣恭亦已早死孺人年六十有五生孫男女五人而後卒時嘉靖二十一年四月四日是月二十日葬蔣涇之原合引仁之兆引仁之祖爲王安道家壻安道者故縣中名醫也繇此沈氏世傳其術引仁少孤孺人已歸卽當家時引仁醫未知名甚貧窶內有以養其寡母而外不乏者孺人之力爲多其後引仁醫大行家稍裕矣而病渴日食斗米肉十斤如是病者六年醫旣廢贈謝絕無所得于是益困諸所須必于孺人晝夜勤瘁事引仁愈謹引仁齒盡落不能食孺人嘗哺之卽欲食婦人所忌食者亦哺之無難色引仁卒竟撫二子至于有立二子能養矣孺人猶自勞苦不遺餘力引仁先有所貸負年久主者往往棄責或忘之孺人皆疏記次第以償比死棺斂之屬悉手自整具二子至無事可以盡其心惟悲哀而已初引仁與其兄不相能兄數苦之嘗夜使酒登屋大噪盡去其瓦其嫂卽來謝曰兄狂乃爾今毀瓦吾爲葺之其嫂固賢婦人而孺人又

賢每事相為和解故引仁兄弟卒大懼也嗚呼孺人
之所能可謂人之所難者矣銘曰

嗟沈君藝惟醫有廢興命與時惟叔媛實相之閱百
艱勤若斯為女則視銘詩

唐孺人墓誌銘

太學生嘉定沈君煦之室唐孺人其先自晉陽徙上
海四世至右副都御史瑜其季子鑑生三女而兩女
皆歸沈氏其長歸監察御史灼君之從父兄而季即
孺人也君同產兄弟六人長兄刑科給事中炤致政
家居奉母時節率兄弟諸婦進拜堂下孺人于其中

尤稱賢孝君卒業太學孺人從居金陵告歸久之君
卒太夫人龔氏亦卒四月中再遭大故持喪有禮子
兆方童幼保育勤至兆多疾每疾作孺人輒不食飲
焚香膜拜以祈福祐教令紹續前業復遣入太學倭
奴涉內海孺人趣辦裝走入崑山不數日故居悉燬
明年寇迫崑山遂避居金壇轉徙白下久之營卒為
亂都人惟擾還居崑山然卒不能至江東也竟死崑
山寓舍云江東者在海上渡吳松江而東故土人以
此為稱有魚鹽蒲葦之利沈氏世居于此數百年巨
室兵燹為之一空孺人生貴為父母鍾愛入沈氏又

富貴一旦失偶嫠居四十年老又遇寇白首流播可
悲痛也然自寇至多見鹵掠孺人獨有先識故不及
于難臨死勅侍婢出所御服珥分賜旁侍者爽然不
亂以嘉靖四十二年某月日卒年七十有八子男兆
也女六人孫男一人先是嘉靖某年月日權厝君于
周溪孺人從父江西按察司副使錦爲銘于是兆作
周溪瑩啓攢輿孺人合窆焉實嘉靖四十三年正月
某日君家世行事具唐誌中銘曰
吁嗟沈君不永其齡孺人耄矣所悲者生孰是長違
而同斯墳子則成矣有以見君人世哀榮委之逝波
惟有懿行載斯不磨

毛孺人墓誌銘

余晚而知學里中有周孺亨先生積德累行余師也
蓋其道行于家矣于是將葬其配毛孺人而手述其
狀示余請銘按孺人姓毛氏世居縣西南陳家墩曾
祖諱昱祖諱忠父諱震字畏之舉辛未進士調新昌
令到官未幾以疾引歸新昌有子而天惟一女以許
孺亨孺亨方齠齡往候焉新昌執其手而訓誨之無
何竟卒孺亨父南京刑部侍郎諱廣時以御史言事
再貶于沅孺亨從居深山中三年而後歸始葬新昌

而受室于毛氏之館孺人少從女師通古今大義性端重而慈孝事姑夏淑人甚有婦道處娣姒間油然無間言人以緩急告之雖空乏必得所欲新昌爲後之子于孺人爲從父弟待之有加嘗自悼終鮮兄弟雖有疎屬無所不厚父有遺妾適人而所適者亦死孺人還之孺亨以彼已自汙意不謂然而孺人曰是燕人也以吾父故南來忍使之流落失所乎卒養之終身至于家之罷老不事事而餼者常十數人人有悟逆怡然受之或與孺亨相顧咨嗟曰是寧有此也終不復言孺亨舉進士試禮部不第還卽相從觀書

問古義了不以得失動其心方少年卽爲買妾以廣繼嗣久之未效則增置者不一而拊之人人各得其所則又曰允嗣之續否天也君宜知保養壽命之原孺人先得末疾及是孺亨會葬他所還而病發已不能言遂以嘉靖三十六年二月丁亥卒年五十有三夏淑人泣曰前二日新婦聞釀熟呼婢扶持以往首斟以奉我詎意其至此也又曰婦能順吾志吾老矣望其事我今治其後事痛何可忍孺亨不事生產孺人主調張弛惟宜至是殆不能以家忽見其手書女教諸篇因憶平日相警誡之語悲感益甚術者嘗謂

孺亨子于相法當損妻孺亨先聘魏恭簡公女意自謂當之矣而竟不能免也初爲毛氏置後而不振春秋祭祀主之孺人新昌有老母及嚴孺人與孺人所生母喪葬皆盡其誠焉嗣子一人曰邦楨以嘉靖四十二年九月甲申葬于先公之兆在縣北尉遲村孺亨公之仲子名士淹嗚呼有道者之言余何敢殺其辭銘曰

魏孺人墓誌銘

太嘗卿夏公昶始事成祖文皇帝歷官四朝知名海內公長子承事郎諱鉞鉞子諱景濂景濂子諱承恩後更諱槃字思紹孺人其配也姓魏氏考諱璧妣姓趙氏宋楚王元儼之後夏氏自太常公時富貴雄于吳中其後淩弱矣而孺人兄諱校是爲恭簡公官亦至太常卿爲當世大儒兄諱庠仕南京光祿典簿家富貴幾與往時夏氏埒孺人處內外兩家興廢之間閉門獨處寂如也晚年兄與父母兄嫂相繼淪亡日忽忽不樂遂得疾以逝是歲嘉靖某年月日年若干將葬予表弟夏煥來請銘初予之祖母爲夏公之孫

承事之女承事沒後外祖母張夫人依吾祖母以居喪殯皆在吾家祖母思紹之姑也故思紹與母許碩人尤往來親厚雖孺人亦數至吾家其後祖母謝世吾始娶于魏孺人吾妻之姑也不數年吾妻復夭歿自此吾與兩家漠然無所向回念吾祖母之亡忽踰三紀吾妻少矣先孺人而亡亦幾二十年今而哭孺人安得而不哀也孺人生子男一人曰煥女一人嫁某孫男一人某年月日從其夫禱于崑山城之東原太常公之兆銘曰

女耶婦耶兩太常家居太常里從太常墓後千百年其藏永固

葉母墓誌銘

葉裕居太湖洞庭山中泛湖徒步行二百里從余遊然又不常留數往來江海間所至語合意卽止數日飲酒高歌甚懼卽又去江海間人皆以爲狂生然與余言其母未嘗不嗚咽流涕也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十三日母卒且葬來請銘悲不能自止予未爲銘會有倭奴之難裕亦去三年不復見予念裕平生好遊連年兵亂道途之梗存亡殆不可知一日忽復至則又請其母之銘悲泣如故蓋江海間以爲狂生而不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一
知其於孝誠如此也洞庭人依山居僅僅吳之一鄉
然好爲賈往往天下所至多有洞庭人至其於父母
妻子之懽猶人也而裕母其所遭異是獨煢煢以終
其身裕年逾四十尚未有室家凡生人之所宜有者
皆無之裕自言初生時祖母旦夕詛呪拜其祖之主
而字之曰葉士貞何不以兒去母患之寄之外氏時
葉氏居在澄灣其外家在湖沙灣東西相望一里所
外母抱裕倚門望西山夕烟縷起裕思母黯然淚下
裕每道此尤悲也母姓陸氏卒時年六十五裕後娶
沈氏生子一人予憐其意而爲之銘曰

五湖洞庭於是焉生於是焉死我爲是銘其尚何恨

可慰幽靈

銘辭崑山本顛倒
失韻今從常熟本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一

吳嚳後學王楫汝訂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三
公始入仕年尚少授刑部浙江司主事改南京吏部
稽勳司主事遷驗封司郎中會詔下求言公上疏言
六事皆時政之要而罷去中官鎮守當世施行焉高
陵呂仲木吉水鄒謙之皆海內名流同在郎署一日
會飲呂公擲梅花謂公曰武祥如此花矣其見推重
如此嘗與呂公泛舟清溪公亦忻然自以爲得焉擢
廣東布政司參議行部至遂溪道賜縣令晚獻茶瓜
公知貪不受竟劾去之海北有并江晴駕楊梅樂
民四珠池詔書督採甚急公上疏言海面珠池先朝
率十五六年或十年一採始得美珠邇者三年再採
珠已耗竭蓋珠蚌之生息甚難採愈數得珠愈少非
積久不能美碩繁夥也每採常用舟筏兵夫萬計往
來海中因以爲盜近年劇賊黃山秀蓋起於珠池也
蜚戶觸犯瘴霧腥氣輒死尤可憫念海北頃罹饑荒
彫瘁尤甚勞役不止將有他虞非國家之福也乞敕
停罷養寶源以寬民力疏入文康公見之愕曰奈何
爲此驚人事耶下部寢不覆奏而二郡卒買珠以充
貢陶都御史諧議勦西山猺空其地填以新民弭韓
襄毅公故事爲比公力言猺不宜盡殺且新民畏其
吞噬而土兵厭猺山之荒落必不可居韓公於廉州

流賊殘破之餘召新民填其空而廉地皆平原非今
比也陶公卒從公言尋遷江西左參議丁外艱服除
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改提學河南訓士先以行義作
論高才生文汴人稱之會郊廟覃恩進階中憲大夫
是年天子駕之安陸道河南一省官盡出迎而公
處守有詔宗室惟親王朝行在所公榜詔有於省門
宗王以下視常加歛戢焉陞福建布政司左參政閩
多連山峻嶺公觸冒炎霧行部千餘里寇掠連江自
浙入壽寧壽寧萬山起伏如波濤官兵至賊散藏人
家歛然無迹兵去復出公至訊得所匿盡捕之其冬
復有浙賊自車嶺入松溪劫崇安建陽公至建寧又
得土賊賊於是始平大率閩人以為囊橐賊以故縱
公蓋得其要非徒兵力所能竟云擢本省按察使陞
江西右布政使行至建寧病作上疏懇乞致仕得俞
旨公在閩持憲無所撓而高御史刻深州縣宥被按
問無免者朝論罪之高知公已去遂欲劾公以自解
奏寢不報而高竟坐貶公為人敦重言不能出口所
至闔戶讀書絕無他好而自奉如寒素孝友恭遜鄉
人稱其厚德公在汴文康公方柄用人皆擬其峻擢
及閩藩之命莫不歎息謂公不扳家勢以升也然以

年少登科愛嗜文學宜在清華之地而久滯外省非其所樂嘗語所親曰北河權船者邪許之聲曰腰彎折此今人以喻兩司官者也其不能無望如此雖位崇岳牧以強年解組優游林麓有子又皆才俊能紹其業人望之以爲不可及然竟默默不自得以亡嗚呼世之能成其志者蓋少矣其所遭際何可一築而論也如公者豈不悲哉公卒于嘉靖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年五十有九配皇甫氏封恭人子男二允默允燾女一許聘李延實孫男女四以歲之不利權厝于中憲公之域在縣北之巴城嘉靖三十九年

九月三日也銘曰

巴湖灝灝東莫高原蕭森古木哲人藏焉爰卜山龍穿中有戾聿來從之金井浮竈考事撰詞識其日月悲則有餘匪言能發矣于再卜惟龜墨食徵文列位昭垂穹石

伯妣徐孺人權厝誌

伯妣徐孺人以嘉靖二十一年權厝於須浦之原曾大父城武府君墓域之外伯父曰有光汝爲之誌於是小子涕泣頓首曰纂述遺行子弟事也烏敢辭迺誌曰孺人姓徐氏祖明長壽縣教諭父尚志母朱氏

孺人之歸於我也曾大父城武府君歿久矣而高大父承事府君尚在堂吾伯父爲嫡長曾孫孺人爲冢婦所事大人以十數循謹柔和婦道無曠內外吳得而議之是時遭世熙洽家門隆盛小大愉愉孺人新來爲婦而伯父爲縣學弟子有聲方淬勵進取而人未嘗得一日樂也中更賦役苛擾門戶萎萃孺人長持勤儉遂以勞苦終其身所御衣少時所御者所用器物少時所用者亦不至於之性尤靜默歲遣二子入學婦習女事獨居一室竟日不聞言笑若無人焉他婢妾有喧爭者亦無所詬怒也孺人母家與吾家鄰比先是朱孺人無恙孺人諸姊妹時時過從會集諸母恒歎羨以爲難得孺人數有疾常臥數日輒起嘉靖十九年二月一日乃至於大疾年止六十年而先妣蚤棄有光遙遙三十年矣每見伯父母雙雙意慘然淚下以爲吾兄弟無此悲也今又復降割於吾兄弟欲見吾伯妣又不可得矣伯妣生子二人有嘉有慶女二人孫男女五人

鄭君漢卿壽藏銘

鄭君漢卿年五十九爲壽藏請予書其家世生年月

日而銘之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知今之所
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漢卿寧以今之五十九之是
耶蜚廉爲紂石檨北方桓司馬爲石檨君子譏之趙
大僕司空表聖之徒皆預爲壽藏後世以爲達若以
爲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則二子亦取譏於
世矣蓋有不可以一而論者羊叔子登峴山而歎杜
元凱自書其功於二石一豎峴山之上一沉漢水之
淵二子豈爲身後之名而登高顧盼周覽百世之後
歎生人之速化其意遠矣予少聞長老言吾鄉先達
之高致天下太平士大夫樂官家居以詩書文藝爲

樂吾外高祖太常夏公公漢卿之祖介菴先生生時
皆有壽藏數十年來前也風流邈不可復見也漢卿
其有意慕其祖之爲者與漢卿名吉字漢卿又自號
怡山其先汴人宋華原王居中之後南渡始家於崑
山祖諱文康正統戊戌進士乞恩歸養遂不復仕鄉
里高之所謂介菴者也父諱昂成化戊子舉人遙授
吉水縣丞漢卿生弘治辛亥某月某日娶某氏生女
嫁顧光裕側室某氏生子某某子爲漢卿書如此蓋
予知其意欲有所述而又不自言予亦莫得而論也
鄭氏世傳帶下醫有神驗其家甚有方書漢卿尤能

變而通之多所全活然予問其治狀亦不言也曰活人自是醫者之事且吾亦不知人之所以活元凱非爲區區一時之功吾何敢靳爲後世之太倉公邪壽藏於圓明村某字圩之原爲三穴以十月日初度之辰封之寔嘉靖二十八年銘曰
天地擴擴日月循行星辰粲列萬物畢形孰謂之有日明則明孰謂之無日冥則冥以死爲尻以生爲脊猗與鄭君古之達識嘯歌高堂樂飲元室我爲銘文刻于貞石

南雲翁生壙誌

嗚呼國家以科舉之文取士士以科舉之文升于朝其爲人之賢不肖及其才與不才皆不係于此至于得失之數雖科舉之文亦不係其工與拙則司是者豈非命也夫南雲翁者少爲諸生有聲于黌校之間今老矣猶能誦其科舉之文時當正德之時與翁同較藝于文場者往往至今官迨九列入爲三少以與翁較其工拙則未知其孰先而孰後也使南雲當其時而得之其爲貴顯詎可涯量世孰得而輕之豈非命也夫南雲年甫弱冠御史與之廩食卽不得一第當循年資升國學高不失爲縣令府佐卑亦爲郡文

學而當時有司以小過例汰之萬里之塗出門而蹶
余獨怪夫當時之不能愛惜人才而屑越如此也雖
然與南雲同時而得者使其顯榮極于九列三少而
果瘵曠于職苟冒于干祿以負天子之任使豈如南
雲之脫然無所累也乎南雲家饒財自爲諸生頗自
馳騁喜音樂歌舞其爲御史所汰以此南雲既棄科
舉之學日從鄉先生長老爲社會性不能飲酒喜音
樂歌舞益甚以此傾其貲顧猶忻忻愉愉無日不然
蓋至是年七十有一矣豈非所謂達生之情者哉翁
初與家君同學又與伯父同年生故常往來余家以
予之謗陋翁獨愛慕其辭以爲可傳求予誌其生曠
者十有二年予未能應翁之命翁亦不怒而請之益
勤謂子曰人死後而有誌是誌者生之所不能見也
吾得子之誌是能見其死後願子之誌吾曠也翁爲
人有風致可謂脩然于生死之際則予之所謂命者
又不足爲翁道也翁姓龔名某字某南雲者其老而
自號云是爲誌

姚生曠志

嘉靖十九年姚生子英自嘉定來崑山學于余友周
士洵是時生年十七其秋試京闈不第後二年始復

學于予予一見其文歎曰未有如生知予之深者也
生居安亭東庵病去不見者久之以其冬十月甲辰
死嗚呼生未見予而知予予子生無數月之聚而戚
戚然嘗念生此莫知其所以然者生之志與文宜不
止此其天耶生有父母其祖尚生日老矣憐生依依
旦暮望其有成生數之他郡試試未嘗不隨也故生
死其父母尤悲將葬予無以寄其哀使生之友李汝
節買石而書之納諸壙中

卷二十二 兒嗣孫壙誌

嗚呼余生七年先妣爲聘定先妻而以吾姊與王氏
一年而先妣棄余余晚婚初舉吾女每談先妣時
輒夫婦相對泣又三年生吾兒先妻時已病然甚喜
呼女婢抱以見舅氏臨死之夕數言二兒時時戰二
指以示余可痛也蓋吾祖始有曾孫故其母字之曰
曾孫余重違其母言又以曾孫不可以爲諱故名嗣
孫云時吾兒生甫三月日夜望其長成至於今十有
六年見吾兒丰神秀異已能讀父作書常自喜先妻
爲不死矣而先妣晚年之志先妻垂絕之言可以少
慰也不意余之不慈不孝延禍於吾兒使吾祖吾父
垂白哭吾兒也吾兒之亡家人無大小哭盡哀今母

之黨皆哭之愈於親甥其與之游者相聚而哭其性仁孝見父母若諸母尚有乳哺之色慈愛於人多大人長者之言故其死莫不哀始余憐吾兒不甚督課之或以爲言余獨自念如吾兒當自不待督課也嘗試之三史卽能自解諸生來問學者余少出令兒口傳往往如所言或入自外舍輒就几旁展卷視所讀何書余閒居無事學著書每一篇成卽持去忻然朗誦與之言世俗之事不屑也一日余與學者說書退食方念諸子天寒日已西尚未午雖使人視之則兒已白母爲具食矣洞庭有來學者貧甚余館之兒時造其室視食飲殷勤慰藉其人爲之感泣余與妻兄市宅直已讐而求不已兒每從容言舅舍大宅而居小宅可念吾父終當恤之他勿論也余誤笞一人兒前力爭之余初不省而後悔笞者聞兒死爲之大哭余窮於世久矣方圖閉門教兒子兒能解吾意對之口不言而心自喜獨以此自娛而天又奪之如此余亦何辜于天耶歲之十二月余病畏寒不能蚤起日令兒在臥榻前誦離騷音聲琅然猶在吾耳也會外氏之喪兒有目疾不欲行強之而後行蓋以己酉往甲子死也方至外氏姿容粲然見者歎異生平素強

壯無疾也孰意出門之時姊弟相携笑言滿前歸來之時悲哭相向倏然獨不見吾兒也前死二日余往視之兒見余夜坐猶曰大人不任勞勿以吾故不睡也曰吾母勿哭我吾母羸弱今一哭我矣又數言亟携我還家余謂汝病不可動卽輿蹙甚苦蓋不聽兒言欲以望兒之生也死於外氏非其志也嗚呼孰無父母妻子余方孺慕天奪吾母知有室家而余妻死吾兒幾成矣而又亡天之毒于余何其痛耶吾兒之孝友聰明與其命相皆不當死三月而喪母十六而棄余天之于吾兒何其酷耶常時足不踰闕外而以旅死其又何耶術者曰外氏之喪以甲寅呼癸巳吾兒癸巳生也青烏之書侷瑣拘畏常以爲不可信其又足以移禍福於人耶禹鼎淪沒九黎亂德是何白日晦冥邪鬼鴟張神奸倣擾王虺封豕長爪巨牙暴橫於原野之間邪何美好清淑如吾兒使之摧折沉埋必蒙俱而驚蓋者乃享富貴而長世也夫服仁義稱先王非獨世之所嗤笑抑亦天之所嫉惡也余熒熒世路落落無所向回視三穉韓子所謂少而强者不可保而孩提者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吾于世已矣按禮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二
殤是適子亦殤也而春秋伯姬卒傳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郎之戰注踣死魯人欲勿殤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先王之禮爲之大法而已至于因時損益輕重之宜一聽之於人檀弓記曾子問諸篇可見矣夫禮之精微不能一一而傳也余悲吾母之志而先妻於是真死矣故字之曰子季而以成人之喪治之蓋吾祖吾父之所痛國人之所許而先妣之志之所存也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夫延陵季子之葬子非古有也而孔子之所謂合禮者也余于吾兒欲勿殤也其可乎死之四日丁卯爲壙於縣之金潼港先高祖承事郎府君饗堂之東房渴葬未成葬也書以志余之悲而已矣嘉靖二十有七年歲次戊申十有二月某日

女如蘭壙志

須浦先塋之北纒纒者故諸殤冢也坎方封有新土者吾女如蘭也死而埋之者嘉靖乙未中秋日也女生踰周能呼予矣嗚呼母微而生之又艱予以其有母也弗甚加撫臨死乃一抱焉天果知其如是而生之奚爲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女二二壙志

女二二生之年月戊戌戊午其日時又戊戌戊午予
以爲奇今年予在光福山中二二不見予輒常常呼
予一日予自山中還見長女能抱其妹心甚喜及予
出門二二尚躍入予懷中也旣到山數日日將晡予
方讀尚書舉首忽見家奴在前驚問曰有事乎奴不
卽言策言他事徐却立曰二二今日四鼓時已死矣
蓋生三百日而死時爲嘉靖己亥三月丁酉予旣歸
爲棺斂以某月日瘞于城武公之墓陰鳴呼予自乙
未以來多在外吾女生旣不知而死又不及見可哀
也已

寒花葬志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邱事我
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媵時年十歲垂雙鬟曳深綠布
裳一日天寒燕火煮勃薺熟婢削之盈甌予入自外
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
旁飯卽飯目眙冉冉動孺人又指予以爲笑回思是
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吳門後學嚴宗垂訂

